

现今媒体上,“晒”字的用途可谓广大,什么“晒幸福”啦,“晒恩爱”啦,等等,语义带点调侃,带点自嘲嘲人。细想它的来历,似与民间的“晒衣节”有关。记得小时候阴历六月初六,妈妈总要把大橱、箱子里大人小孩的衣服全部抱到晒台上晾晒,锦缎丝绸、棉麻老布,林林总总,把个晒台映照得五光十色。我被指派的任务是守着晒台,这里翻翻那里弄

六月六晒衣节

翁敏华

弄,轰着鸟儿不让拉屎。晚上收衣,我轻轻地告诉妈:邻居家的女婿张着嘴抬头看半天呢,还伸出手指数了数。闻言妈总是笑得很灿烂。现在想来,晒衣节不也是“晒小康”么?在那个尚没能“晒”汽车的年代。

六月六晒衣节在中国历史久远,又名“晒虫节”,意为把虫晒死,衣物就不会蛀。自古那一天,官府晒官袍,士子晒书籍,僧人晒经卷。旧上海是日,全城的裁缝汇集城隍庙,为城隍老爷晒衣、洗涤神器旗幡等。待这些工作了结,人们还可以到广场庙会购物、到戏场看戏文。这一活动南北朝时于七月初七进行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有云:“七月七日,北阮盛晒衣,皆纱罗锦绮,仲容(阮咸字)以竿挂大布犊鼻褌(围裙之类)于中庭,人或怪之,答曰:未能免俗,聊复尔耳。”大抵旧历六七月间,梅雨刚过,正是晒衣晒被晒书晒鞋袜的好时机,在夏日的毒太阳下暴晒,可以去霉防蛀,故晒衣又名“晾霉”。

晒衣六月六的习俗,也有搬上戏台传唱的。湖南桃源师道戏《孟姜女》第四场,即名“晒衣”,孟姜女对书童道:“安童,今乃六月六日,员外命尔等百花亭上晒衣。”于是,安童与丫鬟梅香表演到房中抱衣、“背箱子抬笼子”、到亭下搭起叉子、架起篱子晾晒衣服的过程,梅香晾衣服时唱道:“东边晾起纱衫子,西边又晾藕丝黄。一条小衣无晒处,将它晒在系马桩。”和我小时候的作为何其相似乃尔!

孟姜女的戏在别地的傩戏中也有,如安徽贵池傩,笔者十数年前观赏过。那女主角的表演一步三摇,有学者认为具有唐代《踏谣娘》的遗风。六月六沐浴求偶的表现,实与三月三相关联。水面嬉戏、调情求偶原本是三月三上巳节的习俗,六月六是三月三的倍数,受到三月三节俗的传染,也在情理之中。至今,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男女还在六月六这一天对歌、赶表、掷花包,寻找意中人。黔南布依族集聚区自1949年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,堪称世界性奇迹。多国民俗学家去调查,老百姓说,就是因为三月三、六月六家乡歌会搞得如火如荼,人们的情感得以寄托,情绪得以宣泄,人的身心和谐,故社会生活、人际关系就和谐。传承传统节日的当下意义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对一个从小生长在上海老城厢的人来说,《故乡的野菜》的题目未免矫情了些,诚实地说应该是菜场的野菜罢。坚持用这个题目的原因,是向周作人先生致敬。

现在上海的春天更确切地说应该算是冬天的尾巴,或者夏天的帷幕,短暂到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连春秋两季的衣服也很少有露脸的机会,羽绒服和短袖T恤差不多无缝对接了。只有逛菜市的时候看到应季的蔬菜,才会惊觉季节的改换。

“荠菜马兰头,姊姊嫁了后门头”,荠菜和马兰头是周作人笔下的野菜。现在菜场里的荠菜恐怕都是种植的,不再是老婆婆在田边地头挑来的,然而碧绿的锯齿形的叶子还是带着山野的香气。挑洗干净,切碎无论是做豆腐羹还是炒年糕都是美味。荠菜水分少,单纯用来做馅包馄饨、饺子或春卷,就嫌干涩,总要加上点青菜或者黄芽菜,才见佳。不过荠菜个性鲜明,就算大隐于市,依然不能掩其芬芳。

马兰头的季节要比荠菜短得多,稍一过季,就叶梗木渣不堪一吃。但初春应季的马兰头短胖美得诱人食指大动。焯一下水后,细切拌香干,略加细盐、味精和麻油,就是一碟可以上得宴席的好凉菜。家常些,独孤一味清炒,深绿一碗端上桌,哪怕只配一碗白饭,也显得格韵高超。

更甚花一现

的是枸杞头和香椿头,这两个吃的都是开春新发的萌芽。反正想尝尝鲜,看到就要下手买了,否则一错神就芳踪渺渺,需待来年,真正的是一期一会。

枸杞头略带红色,炒熟后是暗绿色的,回味稍

故乡的野菜

庄文珂

有苦涩。我一般喜欢拿来和切丝的春笋同炒,油无需多,但要大火快炒,略加一点糖,既掩了苦味又提了鲜,味精也可以省了。炒好后玉白碧青的,盛在瓷碗里,十足是江南春天的味道。

香椿头好像北方也爱吃。家里一般是焯水后,细盐略腌后拌豆腐。不过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吃的盐腌香椿。当年万物匮乏,保鲜的方法也少,盐腌香椿真的是埋在盐堆里的。早上吃泡饭的时候,夹起一棵,要抖去上面覆着的盐花,口味轻的还要用凉水冲一下,就算是这样还是只能小口地咬一点点,入口是咸味,细细咀嚼后才有香椿独有的香味慢慢沁出。小时候喜欢它吃,是因为少见:一年也就见到那

么一两周;二是因为好玩:我喜欢把它竖着栽在我的饭碗里,就好像雪地里长着一棵灰绿色的树。

“萋萋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东坡先生实在是吃货,吃着萋萋还要想着河豚。菜场里成品包装好的萋萋,一般都老得不值一买,真正好的是偶尔一见细短带着嫩叶的新鲜萋萋。萋萋是水边的野菜,描写它味道最到位的是汪曾祺先生: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春水的气味。摘菜的时候,摸断它的节梗就可以闻到这种清新明亮的气味,爆炒后就更浓郁了。江西人也爱吃萋萋,他们是加腊肉辣椒炒,美则美矣,太过重口。江南人还是用它炒香干的多,更能存其本味。

香椿头、萋萋算是异香异气的野菜了,不比它们香味更犀利的是菊花菜。它是我祖母的最爱,只要在菜市见到总会买。回家洗净清炒,立刻就散发出一种碾碎菊花似的浓郁的香气,入口后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清凉味道。所以祖母一直说吃菊花菜对嗓子好,但我还是嫌它的香气太过霸道,每次只是夹那么一两筷子,虚应故事。

菊花菜现在在菜场已经非常罕见了,反而偶尔会念起。它也许和南京人爱吃的菊花脑是一种东西,不曾考证过。南京人好像爱用菊花脑做蛋汤,哪次春天去南京,可以去菜场觅它一觅。

真正绝迹十多年不得

诗,自古就有。然而什么是诗,可能再多的言语也述说不清。诗中承载了太多人们的爱恨,国家的兴衰,山河的变迁。如果这些能用言语说清,人们也不会选择用诗去演绎了。

而诗作为一种文体,本身又是非常容易说清的。诗是一种韵文。它唯一的规则就是每隔些许文字,就要回到一个相同的音韵之上。就像一个个轮回,周而复始,无始无终。最初可能是为了演奏时的和谐优美,但时至今日,音韵本身已经成为了人们连系先人的重要纽带。

中国的文字在世上存在了数千年。但就和世上其他的事物一样,他并不是常住不变的。不管是形,还是音,如今的文字已和我们先辈们所使用的大不相同。但我们还是会有一种冲动,想用古时的文字,古时的音韵,去吐露心中的志,心中的情。细想这种冲动,其由来也是必然的。在中国的哲学里,老人们会把子孙作为自己生命的延续。人的出生与死亡,并不代表着开始与结束,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演进,乃至文化延续中出现的种种状态,种种环节。父父子子,相续相依,延传至今。不但我们身上流着先祖的血,先祖们也同样在我们身上延续着他们的生命。我们如今的生活状态已与过往大不相同,但我们却只有在使用和先辈们同样的文字,感受着那传承了数千年的律动时,才会踏踏实实有种回到了原点的感觉,得以用熟悉的方式述说衷肠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写诗,并把写好的诗文,犹如珍宝一般地整理保存,并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够读到。

(《华亭诗稿》序)

一见的野菜是茼儿菜。筷子粗细嫩黄色,像茼白一样外面包着硬壳的叶,需要把包裹的硬叶摘去,只留下一点细嫩的芯,用来做蛋汤,味道隽永。读书读到蒲菜,无端地觉得那就是儿时的茼儿菜。不知道是因为污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,和它再也无缘得见。想到哈哈这代尝不到我们当年吃过的味道,不免有些怅然。



等闲岁月

黎武静

“枕上诗书闲处好,门前风景雨来佳。”这样的人生情味,是李清照笔下的悠然笔触。清淡有味,格外让人留恋不舍,枕上诗书闲处好,这最好的便是“闲”字。

打开一本书,囫圇吞枣,就得不到闲的乐趣了。枕上诗书闲处好,是临入梦前的片刻时光,在灯光与文字中流连,行云流水,月华无痕。

不只是看一本书,闲时做什么也是有趣的,无可无不可地,翻翻书,听听音乐,拿笔在纸上写一些不连贯的字,只是为了看那些笔画的结构和线条,清风拂过,墨韵悠长。丰饶的心灵是一片花田,香气氤氲,色彩缤纷。

古人云,“偷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在那古朴的岁月里,半日之闲尚需一个“偷”字来显它的珍贵。

对于不同的人来说,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语式。“时间就是分数”,“时间就是金钱”,“时间就是成功”,时间唯独不再是时间本身,时间成为可以换算的种种价值。我们什么都能给,就是给不起时间。衡量一个人或一件事在你心中的地位,就看那个人或那件事占用去你多少时间,便可以一目了然。

肯把时间交付的时刻,是美好的,是值得的。那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存在,总有一些值得停

下脚步,仔细聆听。那一瞬的心有灵犀,那一刻的如痴如醉,悠游岁月,闲境偏佳。

时间变得越发昂贵,消磨时间、降低速度的“闲”便越发奢侈。久远的诗词里,“海鸥无事,闲飞闲宿”何等悠远辽阔的心境,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这落清幽雅趣的意境。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则宛如一幅隽永水墨,定格在那花朵轻旋的一刹那。

生活的忙碌让我们怀想“闲”的飘逸,等闲岁月里,我们需要一个深呼吸的机会。

给自己放一个假,我和心灵有个约会。



龙

陆春龄 书

们走来。对学长们比画着提出

的合影要求,满口答应……对我来说,电影节是眼睛的节日,腿的减肥,神经的休假,皮肤的加班。二十届电影节,我没落下过,届届掏钱买票看电影。说几个记忆犹新的“之最”吧。

最惊艳的“无名”片。头几届的时候,电脑还没普及,我赶在公开售票之前,先第一时间买到排片表。表上任何电影简介都没有,99.99%的电影是第一次听说。那时还没有冒出后来BBS时代那么多的“资深影迷”,也没有电影网站可以上,手头只有两本可怜的电影杂志。只能凭运气,挑一堆字眼比较“文艺”的电影看过瘾,像买彩票一样。买了票,跑进去,十分钟不到就倒胃口的也不在少数。但也有几

部在进电影院之前一无所知,一看却永生难忘的好片。比如根据维吉尼亚·伍尔夫小说改编的《奥兰多》,一个骑士纵横四百年的魔幻史诗。还有1992年得金狮大奖的《暴雨将至》,都是“瞎猫碰上死耗

一个影迷的电影节之最

尹大为

子”,撞上的。当我这次隔了24年再次坐在上海影城,和很多90后挤在一起,重看这部《暴雨将至》时,真有种超现实的荒诞感。

最原始的观影“课程表”。大概从第二、三届起,渐渐有了电影网站。那时我整天到网上的BBS里“打探”消息。哪部片子得过奖,哪部片子的导演是名家,哪部电影的演员有

名,都暗暗记在心里,一定得看。每逢电影节,先把精心选出的几十部电影抄出来。从抽出的角落里翻出直尺和铅笔,按日期罗列,画一个手工“课程表”,然后把这些片子的每一场的放映时间在上面一标

出。再按照片子长短、前一家和后一家电影院路线远近,选出最想看的片子。然后再画另一个自己看片的“课程表”。每次画好的时候我总是很有成就感。虽然后来电脑普及了,近两年购票网站上买了票还有代办的电子“日程表”,但我还是很怀念那种制作手工观影“课程表”的乐趣。

电影节单日个人观片纪录:五部。从早上八点多进电影院,晚上子夜时分走出电影院,实在比上班都累。开始是兴奋,接着是淡然,最后却像

是负担。其实看到第四部之后,基本都昏昏欲睡,剧情也“张家”串到“李家”。如果第二天又要起个大早赴电影院,实在脚下无力,有点想吐的感觉。从此,再也不贪心买这么多票了。

最疯狂的事:四个小时的电影在同一届电影节连看两遍。看了这么多届电影节,现在越来越喜欢重看那些经典的老片。比如罗伯特·德尼罗演的《美国往事》,我录像带、VCD、DVD都有。记得前年来了4K修复版,四个多小时的长片,我愣是躺在电影院里又看了两遍。每次从晚上近11点,一直看到凌晨3点,全程没有打过一秒钟瞌睡。

这大概就是电影和电影节的魅力吧。

十目谈

影视盛宴

明起刊登一组《浦江第一弯》,责任编辑:刘芳。